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八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三十五首

吳子充

辱寄塞上雜詩大有奇致可詼也然僕竊恨其少吳山人遊京師名動京師一旦束裝去走北嶽度居庸上谷

雲中見蘇司馬許中丞諸公倒屣而迎山人賓上坐甚
竒也屬戎警多調集材官車騎鉦鼓連道戈甲戛札謂
山人慨然有封狼居胥意投筆而策萬里勛不則亦采
雄覽之勝成饒歌張大皇度山人何寥寥也豈謂僕不
足教猶有秘耶度茲時已抵家洞庭始波木葉微脫桂
醕振蟹從一二鄉老先生談子長之壯遊口津津聳臂
助竒恨坐間無僕一傾聽耳謝茂秦集完將發吾與李
君挽之或可更得旬日也

王舜華

再得足下書見念良至諸篇秀發故多致語右轄王公
時相與讚歎舒金屑玉文章之彥無如足下者往時杯
酒豪逸竒氣口不相異攻瑕傾堅各出其短二三友人
濶步膺視彬彬一時僕之不才寅緣罪人以事見望淺
中之輩便謂竒貨可居媒孽百出頓盡一網雖伏節海
岱遜名刀筆亦復胡顏與衣冠之士揖遜哉時以牽懷
家庭舉武藩谷生平之志抑鬱未宣故且併日鉛槧濡

首經籍躑躅仕隱之間以待不常即使增忌人之口頰
損密戚之歡心亦所不顧耳承足下書欲再往燕中僕
深所未解今薦紳先生搖手而諱文章百運屯夷此道
為甚足下才氣磊塊豈能伏調與時抑揚第五之名何
必減驃騎哉尚書尺寸地不容一屑昌可慨也悠悠之
談至云此子移色於我可謂搶榆之測黃鵠腐鼠之譏
鷓鴣非惟不識僕且不識屑昌矣邇來諸家少所涉獵
獨不得足下全集以此快快千萬毋吝

又

別後數辱足下損書及詩見誨良至曾因便風布其區
區將無洪喬浮沈之慮否仲蔚書來云足下必欲北游
得非曩者陵陽之璞未遭楚法耶長安貴人齟齬我輩
詩書之禁等於刼殺足下蛾眉便娟何以藏人睚眦間
哉青齊風物亦不甚惡足下如杖策而來脫粟對飯揚
摧風雅粗畢舊懷然後奉一欵段使奚奴御而太嶽之
顛登天門觀日出亦大奇也足下果有意乎急欲須全

集一覽幸即寄示

又

盛氏來稱有足下書及詩數卷問之則羽化矣云渡沂濕之水出而暴諸沂逆旅主人亡攜也則移文逆旅主人甚峻不得吾不知盛氏之為殷洪喬若是恨恨久之昨舍弟始貽書來具足下事良悉而亡何足下書亦至乃知近躡履天門日觀間泰山去僕所它治邑不數十里不足以辱玉趾故不佞失戒候人也長歌縱橫遂不

減徂徠旁雲氣仲蔚云足下多伏兵猝發潰圍百戰無
堅獨不能當青州節制師耳不佞殊愧負其指足下屈
為尚書郎中客不佞即上一日聽誦子虛無生不同時
歎乎尚書落落大度雅能為上言足下令召見公車門
殊不苦毫腐也僕始待罪而東也日惴惴焉寢食於三
尋大矛間今幸一切聽理刀筆之暇時吐其思當與勝
會海岱讓色然益秘愛之李于鱗罷官時過從間一出
示終以施名山大川耳足下又云有詩話在舍弟處故

應佳謝茂秦標掠旁小有衆一旅何能軍也可姑置之
聞已攜文君而北伏膺受賜毋苦桂玉青州雖忝為東
諸侯室如懸罄且倦游歸矣為家君躑躅邊郵不敢他
請須借人了之足下抱宏挾竒既邇多懼能不自損與
時浮沈任其抑揚別詩一章以希鼓掌餘奉少許可付
酒家

答包參軍

楊都督信來忽得手書及新詩畫扇悲感頓集十年握

手恍如夢寐中事矣足下既倦遊東卧海上不減柴桑
翰墨遊戲足以送日僕自奉諱來人理都盡差具頭面
耳唯結習未忘間一詣此境如菩薩達多在阿鼻中作
四禪天想豈吾常有耶都督緩帶之餘時開東閣二君
子席右授簡甚善甚善野人戀土安能東也叅軍集足
嗣明遠惡作輒上不免唐突貴土蠟大不如閩唯酒蚶
風味絕勝耳損惠一甌為佳

答顧季狂

歲暮曠處有懷伊人忽揚開府信來接足下一紙殊慰
知杖笠近入越矣越去鄉不十舍許長卿得無倦游乎
開府曠朗大度不減武寧王侍中殊堪足下嘯咏所示
謝茂秦固無恙然猶栖遲鄴下不已胥靡行及矣僕自
奉諱後形神蕭颯志意衰惰每思舊游恍若夙世偶有
小小篇什徘徊自笑如栖蟬伏蚓縱聲振月露安能離
身槁壤之外耶

又

從游客得足下所為螳談讀之如食勺藥快美甚已又
得足下所刻諸體詩則三鬻七俎馨香留寂咽間矣毋
論足下步趨青蓮即已脫吳體便自朗朗超著所願足
下更深惟之而已世貞比好酒如昨而更懶甚拮据刀
筆讀書不能至乙夜思枕矣獨喜時時為詩輒有奇語
不知從何所來也足下能東乎當治一室稷下之里相
待也有于鱗高枕可訪耳

陸象孫

秋時自海上歸中表來謁者持足下書知復作吏部選
人適坐刀筆冗匆匆不盡所欲報久之從郵中得嘉善
除目甚善以足下名屈教授諸生非所待也雖然嘉善
乃去家不二百里菰米菱芡鰕菜醬酒之饒足以佐著
述無苦即不佞所聞於先朝如胡仲伸聶大年桑民懌
王應龍五六君子咸號博雅工文辭然其人材固不能
高足下足下春容寂寥縱力所施標赤幟廣文宮中不
亦大快耶青州使君日啖麥麵飢飢箕踞看雲門積雪

致不減野人也恨無可與語者未免探簾箱中陳故人
耳聞文氏子亦於嘉湖間作官審耳得足下相游從也
呵凍附此不悉珍重千萬

張幼于

向者僕避兵吳中雅已傳足下少而多長者之游竊相
聞足下未遂見也然行卷內則再覩鳳毛矣始僕守尚
書郎殊久不自量思有所論著成一家言即刀筆半之
弗果不佞身今把三尋鐵矛人也足下何過聽而辱之

言足下詩故饒才情輕俊流易覽之鞞如也渥洼之蹄
寧但千里而已哉竟足下就騁於茂苑武丘之墟乃多
矣無所事僕矣

又

昨迫家大人命南還告先壠因治畝畝之羨為桂玉計
過吳門得與足下相聞也亡何而有燕中之耗且扶服
北上矣業已置犬馬之食于夜臺傍不謂尚在人世復
與足下相聞也自中禍來即無論名姓見厭人齒頰間

亦自厭之矣而獨足下惓惓然慰問而且遺之歌詩也
跽然而來也其為空谷之足音耶夫士居平慷慨杯酒
間自謂不後人卒而蠅集已卒而獸散此何可勝數哉
僕不為詩久矣則豈唯方寸贖贖于垣之耳荆棘生焉
為足下不自持聊寄一章如念之當秘之也足下才甚
高語甚秀調甚雅僕復有獻者深沉之思而已又七言
起韻多傍出傍出宋人伎倆唐無是也

又

承損餉洮瓊孝宗英主益公賢相故不忝魏文貞笏也
色若古鼎潤若璧叩之泠然中清商故端歛辟易矣酬
物誠微尠知足下不為意者念此研之去來俱不辱也
倘許賜和尤是詞林一段佳話然比是一片綠玉溥熙
主人不合稱瓊瓊紅玉也所示皇甫司勳云云彼偷兒
者亦非劉又觀耶阮將軍何宜有此不得不付釋門怨
親障也

史臣紀

歲杪南歸邂逅足下吳門卒卒不及有述而無何中非常之耗則扶服北矣不自意犬馬之息復得在人間與足下相問矣足下書所以開慰不肖良切夫以今日蹉跌至欲求未定之天為萬一之報此固無日僕之一身粗善決裂今者所坐政復跋胡疐尾回腸牽膂知復何言唯主上多甘泉之釐差用徼福於衆耳新篇奕奕清令足下樂饑泌流驅使風物與三吳諸君子下上故不落寞也如僕步武湖海而滯樊籠乃可憫耳走筆一絕

仰酌來雅秋風漸深勉旃自愛

寄友人

握手作別忽忽半歲每念金玉間者闊焉故鄉親舊如
昨否歲得無惡有司得無作劇否玉蘭海棠花下高歌
不恨少一人耶僕在此粗足遣司事極與懶便近偶語
吳峻伯云吾譬如面上眉雖少用處自不可無也附去
一笑

方生

足下多游臨濟間臨濟賈客藪也或多隱淪獨行托跡
逃者及大竒俠客亦物色之不令姪三十年名家猶令
淮陰少年鬪力惜哉

答陸汝陳

昨盛兄來齋致足下手教及諸詩殊多鏗鏗之致家伯
父高年病後賴足下清談忻以送日聞欲北游燕中羽
書旁午桂玉未易且諸貴囁嚅以文章為疫恐足下致
狐白於炎洲裹酪奴於傖父雖極清珍不與好會僕切

慮之向者偶以著述相免陸師粗及歸生非欲雌黃令
哲有所上下也足下不察以為僕見歸文不多輒便誣
詆使僕銜後生輕薄之愧吳中闖闖詩書人人大將豈
令阿蒙得置一喙然於私心少所降服足下既以啓之
不宜默矣震澤以前存而弗論足下遠不見揚儀部祝
京兆徐廸功近不見黃龜之王履吉袁永之皇甫伯仲
耶不亦咸彬彬有聲哉然或曼衍而綿力或迫詰而艱
思或清微而類促或鋪綴而無經或蹈襲而鮮致或率

意而乏情或閑麗而近弱所見唯有陸浚明差強人耳
陸之叙事頗亦典則往往未極而盡當是才短歸生筆
力小竟勝之而規格旁離操縱唯意單辭甚工邊幅不
足每得其文讀之未竟輒解隨解輒竭若欲含至法於
辭中吐餘勁於言外雖復累車殆難其選僕不恨足下
稱歸文恨足下不見李于鱗文耳于鱗生平胸中無唐
以後書停蓄古始無往不造至於叙致宛轉窮極苦心
然僕猶以為顧陸張王之肖物神色態度了無小憾比

之化工尚隔一塵海內故自有人足下未悉耳昔有問
王北中郎謝僕射優劣桓公臨欲答復停曰卿好傳人
語不能復語卿僕偶然之談足下得無示人乎

又

遠荷牋教叙致寒暄兼及箴切別紙所示鏗然之音卧
讀就起塵思披濯向聞足下頗料田園日涉成趣高枕
短屐謂是平生寄懷載諷投筆之章嗣覽裏籠之語始
悟英氣愔然尚在眉間如近日孫太初輩非忘世者也

僕受委凡陋筋力散懶待罪以來頗少高足之念雖未
謝紉穀眎同芟荷暇抽往哲遺言粗若窺見下筆忽遠
亦漸自厭之矣足下戒僕抑滿示虛又廣僕以何李張
陸之業斯誠愛我竊慮未悉也憶曩弱冠之歲狂氣漫
溢醉後白眼見憎禮法足下所覩私亦壯其襟吐世變
觸日日更消阻瓦缶土質中實枵然未滿何抑固虛
奚示北地信陽素所膾炙有志未及至於張陸乃是鄉
之鉅望著書館閣鳴國家之盛際僕寒蟬饑蠖吸露伏

稿候至而聲何敢擬也仲蔚清令素欽鄙懷茲詞翰兩
絕始信嗽玉銜珠尚多待賈孔彩汗血無假窮荒如足
下與之皆翩翩錚錚后出之彥時乏林宗子將之藻遂
爾淪落幸致聲自愛

又

承手翰遠存陸沉兵戈不忘故人若此新詩數章瀟瀟
亡論裁格直是致中語故不易拈賊益深矣足下山田
恒瘠且與人共之曷不舍去東劍而游京師耶吾與李

鉅鹿並驅中原左師舍之未定軟血所先東吳菰蘆中
乃復有仲蔚吾韓彭也此子固小窘邊幅玄致奧語間
奪烟霞景色足下時相與上下甚善陸象孫太憨生日
事揮灑要供宗吳撫掌之資耳厥子不遂奄逝固當小
勝之世貞往者為傳其遺稿聊以識汗血今奉去足下
就覽也羽檄洶洶南北莽然都無復乾土行雲鬱術授
書自失別構韻言不奇足下亮之

答陸鳴羽秀才

坐梅花下吹鋏笛汝陳狂叫舉白足下湛如也私怪風
骨整整不謂季野乃爾累紙披豁蕙蕙之懷又語竒倒
宋人尺牘三詩見贈投歎深矣惜僕陋不足當之耳亡
論他郡吾郡中伯虎盆死桃花塢履吉竟一太學生近
日長沙相公憐歸生稱百倍老子當文柄求之不得俞
仲蔚博士家言不成去學耕象孫垂白需次耳僕每悵
悵歎其少逢形穢微職視為贅疣何圖眼底復見足下
也鵬搏九萬非六月息不可老驥伏櫪志在千里足下

幸勉旃僕跖弛之性受束登朝驅握刀筆一行作吏長
亂素懷且主上自管三尺他日守職無狀未卜稅駕仰
羨足下意政如足下也別綴非曰成語聊答來美陸君
遺作未集剗劂足下附以所藏殊堪不廁雖乏穆馭之
効觀其汗血耳許誅章尤見終始交誼僅俟增入俗冗
據案草復不既所含容面悉

與楊應尾

吾與尊君肝膈相委燕市赴義為老親徬徨不得游從

地下蘭若須眉一再見夢生氣凜然行部郡城欲取道
過弔世網洵洵捉鼻忍息慚愧入世豈唯山陽聞笛之
感西州叩門之慟二子宜勉思令德砥礪誼行而翁蕙
蕙含志長逝待後人發之嫂抱影竄獨以日為歲棄而
翁就二子勉旃自愛薄俸廿金可財十一烹隻雞絮酒
以酌餘治嫂菜糜吾不敢煩郡縣不能多耳

與襲克懋

公非于鱗集中所謂襲克懋者耶則不佞之獲神交久

矣公以尊夫人之戚來告且請誌而書則語語于鱗也
不佞安敢辭所介於陸生者竟未至也即無陸生不佞
安敢辭來幣却附使完璧併文上乞收入于鱗已矣稱
為其友者不佞庶幾一見焉未果何日臨楮使人歎慨
深

與海鹽楊子書

劉子至得公所惠書讀之良愧來意之辱僕自束髮時
操觚為辭章雅已好先秦西京言然非能有所得也中

更苦戎馬案牘間之内外奔走卒卒無須臾暇罷官後
天假逸畧差可從事筆墨會有大創胸臆間盧扁所不
能攻念此生無痊理不過付濁醪支吾旦暮耳以故即
有言不重為海內豪傑所齒然亦不願其齒之也公獨
何見而謬許僕豈公有西伯屈令之嗜然至謂僕勝濟
南李生則非所敢任也李於文無一字不出經典極得
古人聯屬裁翦法詩五七言近體神俊高爽合處不減
青蓮意公未盡見之見當褰袖濡首矣劉子時時言公

雅度高操即不佞亦於書辭窺一斑兩班公豈遂困塲
屋者哉開歲有事貴邑或能於玄亭一傾倒茲附言問
私驚寒不悉統唯照亮

與魏允中

僕雖以遷歸乞休沫假浮沈里社酒人中心甚苦之忽
得足下手書及二律六絕句令人灑然自遠詩篇托寄
清逸時時感慨書語宏放瑰拔悲憤用壯讀之再三愈
增國士之重葉公好龍畏其真者世眼習習併以廢之

足下之不遇知固其所也然至獵賓薦歌鹿鳴射策金
馬翱翔紫庭得少刀圭藥便足翰生無俟八公輩道引
也足下過期僕鼎鉉之業僕已決意杜門從天公乞殘
日作蠹魚萬卷中於願畢矣太行雖險鹽車誠重了不
相涉足下勿怪其癖也春日漸永母令隙虛勉旃勉旃

又

得手書及扇頭二詩感槩磊砢令人目爽醉歌之遂髮
立矣家弟又亟言足下才可一日千里也且謂今脫穎

少年目不知典籍其稍慕為古文者則又離時業遠獨
足下並秀於骨而饒於藻即皮相者亦終不能再舍也
然則足下竟何負吾亦何負吾眼驚人之鳴第少遲歲
月耳小兒風氣日上差散人懷擬掃燕中邸旦夕造請
覬師資之益僕謂足下亦宜借此一拓耳目少商竹素
之業可也已作書毛使君令具傳矣外不腆書幣將敬
扇頭一詩聊見區區不悉

答李駒

走兩价裏一月糧匍匐數千里而來致生芻之奠于我
太夫人也蓋猶子之誼藹然矣啓篋得書以墓碑若傳
為托不佞遂任碑辭令仲蔚公瑕輩書之勒一石聳屬
佳城中百世而後何論陳太丘郭有道哉所云私謚鄙
意亦爾以自有此法來唯此君當爾所謚自文外為貞
若介若憲者與交知輩更商之當令舍弟草一議也全
集俱檢領每一讀之淚輒涔涔下不止千載風流盡矣
梓法依獻吉集行款大小得二十四卷刻手頗精須新

歲二三月可辦也詩種種有妙趣所謂游夏不能贊一
辭文或得一二篇可刪者及尺牘當十留六七耳見吾
姪浮粟中議擬數條甚當于鱗有子不死矣贄幣却上
并餉家機二端新刻尺牘清裁內有尊君一卷可收藏
也秋氣漸深強粥自持臨紙哽塞不盡

又

于侍御處得手書知近況為慰所喻尊公集如錦帶賦
嘗鼎一臠亦足稱味且元亮閒情似無損其高致也唯

尺牘有應刪削者無妨割愛耳聞子與刻之閩中亦小有裁訂幸少徐之何如措紳先生於尊公詩無異辭文則如葵丘盟不無一二心背者而猥以代興推我雖然誰復能與桓文爭盛哉僕忽忽馬曹乃有鄖襄之役祿秩日優愧此初服興念逝者寧無濬沖河山之歎過安德當走一介相聞先此附報不一

答于生

得書累紙知以于鱗故惓惓不佞也益令人悲詫托寄

九京矣新詩抵掌况見孫叔甚矣有若之似也稍更熟
之令筋髓神氣傳合則于鱗果不死矣十月內可成此
君墓碑來歲三月梓集完足下果有意乎挾布帽扁舟
而來訪我當令足下盡見我武庫嗚呼天之未喪斯文
也後死者盖有待焉足下強進饘粥自愛

答程子虛書

不佞於世無所比數且在羣然中而足下遠來過從以
文事相命大出其素裝為贄足下豈噉名者要必有當

心之嗜耳方欲留足下旬日小祇園而屬舍弟憂採薪不能具主禮以是還客轄去至今恨之文且脫稿而使者至遂附上足下書謂不佞與于鱗並出嗣何李後也已又謂與汪伯玉鼎足而三夫于鱗建安伯玉西京是二君子者各操其強悉甲臨我葦爾滕國介於齊楚之間悉索敝賦猶懼不共而曰狎主齊盟誰則信之適李駒致于鱗全集至轉自不可階耳方謀欲梓行足下如有意乎不朽於其間為數卷助何如銅章二甚佳遂足

佩也墨亦是奚潘之亞小間當作一詩相酬五言律清
新雅逸大是當家足下云有家戚速歸里後會未即以
為悵耳

答吳瑞穀

得足下書累千言大要以僕與于鱗伯玉鼎立而三乃
江東羸其二又子與明卿輩為之左提右挈以睨中原
而中原獨于鱗為不競唯是一二詞家之論亦有之僕
殊愧汗不敢當也始僕為有韻之言顧才不能高于鱗

而辱于鱗收之鴈行已與伯玉互見其文章伯玉精司馬班左氏僕不能如其潔而伯玉又辱收而頡頏之大約僕於詩大厯而後者闡入十之一文雜貞元者二十之一六朝者百之一顧所以不敢遽大遜兩君子者竊自謂於意無所不達於境無所不究不至作囁嚅喉咽間次且半途耳雖然中原得于鱗自足以豪何能多寡也足下所致刻集僕驟讀之以為古人耶古人僕鮮所不見以為今人今人不宜有也足下盡削去鉛澤藻飾

而出其骨體天質以角世之浮靡者即不能得一二少年名聲吾知其後必傳矣勉旃自愛于鱗云吳下闌闌詩書超乘而出是為難耳此語極有致即家握靈蛇人抱崑山交賈聲價以馳四方其果當於足下心者誰耶足下書詞所謂陳子何許人未見其文有便幸一錄示當暑服散作報不一

答汪惟一

得足下所遺數詩灑灑乎有致也乃一書見為之念篤

矣菲薄何以當之僕已為于鱗成全集世薦紳大夫猶不能無疑其文則薦紳大夫未盡讀古書過也于鱗每稱屬文言屬者取古辭比今事而聯屬之耳謂其臆創詰曲不解之語則非也足下梓明詩刪見委序不獲已以數言塞白狀若不甚為于鱗左袒者有說于鱗雖抱高世識而不能無偏好其去取甚刻而自負曰刪則甚重世有不得於實者必借而攻其名吾所以預為之地也以意而輕退古之作者則有之以意而輕進古之作

者則無是代益之可也雖然亦實語也足下識之自是
天下不甚攻詩刪矣吳瑞穀者不識其姓名與何狀乃
亦能文頗健而實所少者致耳寄聲勉之青蘿館集完
亦望捐數本于鱗集却附上不一

簡僧虛白

夜來聽法師語覺四大為爽苦海中不蒙此甘露洒久
矣但此一了後便應萬念俱了晨起齷齪如故豈所謂
阿閃國一見不再見耶談伴松東林二上人去處極令

人邑邑我輩於何處覓津梁唯師自愛今去白金伍兩
綿布四十六端助梓華嚴會論外布四端少將薄供乞
鑒入明欲遣一僕往起龍併煩師共行也其詳容告

東明竺僧

竺得疾
日憂之

和尚起居少安穩惡藥食多苦多惱作麼生如是我聞
藥王大士只治有智人病不治無智人病何以故有智
人一了百了無智人百了不了故又聞藥王大士只治
無智人病不治有智人病何以故無智人淪沒慾海由

慾生愛由愛生着由着生病急切難離是以見了而發
愍心有智人何不速便解脫了取無生自陷鬼境故和
尚三載牛山六時經行總為甚麼來今日與和尚約三
日愈三日不愈時一把火燒却和尚四大分散後着誰
受病恁時即不罵王元美短行須自認取往東家作牛
作馬

答周俎

僕於詩質本不近而意甚篤好之然聊以自愉快而已

不謂海內之士強取而配于鱗乃至於取僕與于鱗而配弘正間之作者又能取僕之所不合者而見誨使之稍降而改趨如足下誠僕益友也敢忘十朋之賜雖然藍田之玉一琢而成寶不足以見工技也它餘璞饒表而鮮裏糾錯勁确多出其鋒以難琢者乃足以見工技也僕詩固不敢當璞其糾錯勁确頗似之乃有請於琢者也始僕嘗病前輩之稱名家者命意措語往往不甚懸殊大較巧於用寡而拙於用衆故稍反之使庀材博

旨曲盡變風變雅之致如是而已至於山川土俗出不
必異而成不必同務當於有物有則之一語而會昨者
莅魏行戍燕趙其地莽蒼磊塊故於辭慷慨多節而凌
厲尋轉治武林吳興間其所遇清嘉而麗柔故其辭婉
而務當於致足下見僕魏詩而怪之或見僕吳篇而合
也雖然僕所不自得者或求工於字而少下其句或求
工其句而少下其篇未能盡程古如于鱗耳至於僻語
奧意如足下所云幸擿而示我當一一明之僕固不敢

創見而為字創法而為句也僕所以紛紜其辭者非敢自賢而希勝足下將欲畢足下之旨而見技於我也母金玉爾音而追琢我是望出處之際僕既已染指豈敢借譽巖石為老母近病視湯藥耳稍有瘳即出矣承念感感薄儀侑緘乞照入

與子培

不孝孤不能終事老母以為茲酷罰也歲行暮矣草土中摧裂小定念高郵奉手劄三徂寒暑是時足下拳拳

以賢兄子相誌銘見托即子與亦從史之而未敢許也
以有于鱗在也痛哉于鱗復長逝矣後死者敢辭其責
足下如有意可以狀來今走一价候老伯并布區區於
足下不宣

答楊生

昨春聞尊公之訃草草酒絮千里不能成一辭以為罪
盖有待也尊公嗜義若渴赴人之急慷慨然諾有朱家
季次之風指畫兵事顧盼風生直欲掃祁連山一片石

而竟已矣壽不能過人仕不復滿願可為太息流涕戊辰之秋再書懇我作一傳以表其生平冀及身見之僕業已心許欲少得履歷歲月未及報而病矣執事哀少緩稍詮次以來或傳或誌僕當任之以慰尊公於地下聞執事已入隸金吾策勛樹名此其日矣勉旃自愛得書知沈子已抵京為我道意楊應尾想當應選矣

張見父

嚮者足下偕長公枉駕時足下雖嘿嘿不竟吐而長公

已微言欲致束脩之敬漫不曉何謂既足下行而典謁以刺見則稱門生矣即欲追刺返足下不果既而使者以書至疊疊數百言過自折節下比於顏涿聚高懸子石索盧叅之流而欲通於僕門牆之籍固足下不自滿假至意第僕少陋躡科名不能久事經術以從博士遊畏鄒孟好為之譏而避河汾抗顏之愧即小有結撰亦以自繩削而已居恒自謂不能吐玄一語亦不須侯芭一人以故二三友生有脩贄而自通者立卻之不應晚

乃更受足下殊禮也且與足下交久矣即謂僕一日長
有正平爾汝故事可按也無已置僕於三之下五之上
乎異日折簡見命揚摧不敢不盡其愚也七言二律宏
壯有致卒卒僅以一章相報毋訝其少叵羅不反擬從
捲白波時如接公瑾耳不腆筐篚同於贈縞并祈麾納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

二十九
三十

詳校官侍讀學士_臣陸伯煊

中書_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_臣王燕緒

校對官主事_臣陳墉

謄錄監生_臣張健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九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雜文跋三十八首

王山人西湖詩後

錢塘田叔禾志西湖游覽即野畷紅女吐一語小雋者
必錄焉王君此詩惜後出二十年遂不獲采然散施湖

山中光色無恙異時又焉知無叔禾者出於才情雅致
條添一段佳話耶余有幽憂之疾故不能東游時時取
叔禾志列山房中晚又得君詩于少文卧游計足矣

甲申十同年會圖

甲申十同年會圖作於弘治辛亥距今六十有七載矣
太師李文正公為之序而太保閔莊懿諸公次焉余所
見兩本其一在益都故尚書陳公清所其一則莊懿諸
孫一鶴一琴持以見示者也明興人才之盛獨稱孝廟

時而孝廟諸大臣又獨稱甲申成進士者中間如劉忠
宣戴恭簡李文正謝文肅王襄敏及莊懿公皆敎歷中
外位承弼著篤斐聲其他類亦廉潔好脩之士僅一焦
泌陽篤耳以香山洛社之耆俊不在野而在朝固可以
仰窺孝廟如神之智其一時景物光彩為人所艷羨而
不可得者僅此圖在覽之寧無興愾耶然是九君子之
賢蘊足以奉弘治之泰而一焦泌陽成正德之否而有
餘小人之效速于君子若此則又可悞然而思警也甲

申之名公卿而物故者則倪文毅岳在南者則張簡肅
敦華因附志之

題江夏公卷後

江夏公射策舉高第為弘治庚戌讀策大臣用故事相
唱酬成卷而江夏公手書之藏於家卷中若三原王端
毅鈞陽馬端肅瓊山丘文莊盱江何文肅陽曲周文端
猗氏耿文恪長沙李文正錢塘倪文毅四明屠襄惠皆
彬彬鉅公長者蓋憲孝之際太璞未完其精斂往往脩

本而略於飾江夏公孫淳父出示余三復之恍然若絳侯張相如對語時狀令人想見文景之盛有餘慨焉卷首畫為杜蘆古狂筆今亦不可復得矣淳父其善有之

題葉秀才為方氏復姓記後

建文末天下之名能夠義者莫如天台方先生其得禍之烈則亦無如方先生先生歿三十餘年而天下乃敢舉其名又五十年而天下乃敢誦其言又百年而天下乃有求其已絕之裔而為之記者蓋先生在圍城時則

以其幼子托上海余氏友若伍胥之托王孫於鮑者遂
冒余姓其後人今為南昌司訓有聲先生之鄉人葉君
刺得其狀業欲為置田宅要司訓君歸天台奉先生祀
其書與記甚詳嗚呼先生方駕格澤駮故主而賓于帝
所其正氣沸鬱宇宙間世之日星先生之名而金石其
言者耿耿若以為不沒即其後之存與否無足為先生
輕重第以一時萬乘之尊挾不世之怒而有不能盡快
其意於意外之日者亦可想也葉君名琰為先生纂述

遺事又能推其別居為文信公祠令得及事先生庶幾
哉趙朔李固之客即千古奚讓焉

梵隆羅漢

咄汝十六大阿羅漢化身三千大千有無功成行圓却
入隆師指間謂汝是阿羅漢法在何處謂汝不是阿羅
漢汝在何處咦即不在隆師指間却在居士鼻孔毛裏
覓之畢竟不得無可奈何而已

題虹月樓詩後

魯恭王所治諸宮室獨靈光殿存王文考異之作賦紀其勝曾未數百年復鞠為草莽而後之君子僅於殘編遺墨間想見其飛虹却月之勝或有或無而已朱氏在勝國有虹月樓畫壁冠東南楊鐵史為之記馮海粟係之詩為一時勝事今所謂樓與畫壁俱漫滅無餘而朱氏子孫尚能守海粟詩蹟以比於文考之賦曹子桓云文章者不朽之盛業信然哉朱君謂卷末有大王父司馬公題托某敬識其後而歸之

三忠祠歌後

日予郎燕中時嘗游所謂三忠祠者客或以文信國亡
論已即諸葛丞相岳武穆祠若非其地然予謂忠義在
人心靡所不應且燕故屬冀州操以冀州牧成篡業又
于金為大帥所都彼二君子亦豈能一日而忘恢復其
地哉固不幸生各不獲遂令陸沉於荒裔者數百年而
真人出始大洗之俾亂臣強敵之區一變而為薄海星
拱之所二君子有靈其不灑然而來游以享也予既用

是語客又嘗一再餞故叅議陳先生於祠所徘徊縱觀
相與慨歎久之然未及其說請于先生後十五年先
生之子謙亨出先生所為歌三章故文太史徵仲書而
刻之石者以示余讀之憤激用壯令人慨然有白衣冠
易水意太史固信國裔孫其為樂書宜也不佞何足以
辱先生先生沒矣昔人謂孔北海嵒中散雖九泉下凜
凜有生氣非其人與歌也耶

題所作僊巖歌後

文丞相自真州跳元師與其客六人汎海由台上以間入廣起義兵台固其所從取步道也去丞相歿二百八十年而台諸生葉琰捐其所游地曰僊巖者請于官祠丞相而益以腴田若干畝供祀事友人支秉中為余言因與家弟各為歌一章紀之踰月而葉生攜卷素來乞書嗚呼士古今不相及令葉生得值丞相持片紙從鄉里惡少年數十餘皇道海截瓜步篡太后少主以歸亦一竒也何至令丞相間關五嶺至雩都而始就潰哉即

幸際太平可以無節顯而往往致其微意於千古磊落慷慨之際亦可嘉也已

題荆王贈張太史文後

右荆王贈左相素齋先生致仕叙及諸名士大夫之作附焉今百年矣宛然熙朝盛事可想見也昔漢東平王蒼好善其驃騎司馬中郎感之宦於國至老不忍去為它吏天子兩賢其道加旌賞流膾史冊蔚為美談先生實以坊直侍王後相之七十而始歸王之所以賢先生

與一時豔美故不多讓也至於出處大節超洒寡累又有非申公枚叟所敢望者先生誠賢哉余故書其後以遺張氏子孫使寶之知其久於疏傳之金也

跋李于鱗贈徐汝寧子與序後

我輩歷落崎嶇人無所不可饒作循吏如西門豹不免落褚先生滑稽傳中何足道哉于鱗獨哢哢鳴其不平豈真有不足耶為之一笑

贈題楊憑序後

憑里中子癸丑歲嘗有德於余余為文贈之已脫稿會
匆匆北上不果憑固不知余之有文贈之且十年矣而
交游中如徐中行吳國倫輩頗往往能傳誦以為竒思
一見憑而不可得今年春余居里憑以事北上過余別
語及之始欣欣動眉宇欲乞書為行李重嗟夫余世所
厭棄以為崎嶇歷落可笑人也又其文多自喜如嚮二
三子之外鮮讀之者而憑方數中怨起獄家破于吾言
不一讐其何重之有雖然吾覩憑之貌益少氣益壯而

心日益長操慮日益深憑行矣世有能讀余文者又焉
知其不識憑於杜德機也耶

二張詩

乙卯秋得伯起幼于二君詩合為一卷去今十五年矣
伯起書法日益進幼于詩日益佳余日有所得得輒為
人持去不復能成卷余後先一人耳而勤懶若此固遇
不遇之一徵也

送徐長谷詩後

余以己巳閏六月過長谷先生飯是時先生甚健進肉
餌兩頰紅膩出一紙授余曰此羅仙翁書也書兼正行
體筆小麤然不甚疎慢其辭亦多養生家指且云有異
夢蓄之十年與先生為蓬萊之契方厭句曲多人事而
史少卿際來迎煉藥于玉陽山房當以七月初赴徵仙
翁貌云蒼頭實見之髮雪且禿而色渥丹問其年云百
三十八矣楚人嘗舉成化間進士至大叅余甚異之七
月而先生書來告如約余因為二律詩以贈具人舟導

先生汎太湖而北過玉陽山房會余有錢塘之行可半
月許歸再訪先生則捐館戢身一木矣不勝駭質先生
之子云抵少卿所一夕暴下而所謂羅翁者絕不來叩
少卿則亦未嘗迎也先生意憤憤輒發輒病利增劇然
病中作荅予詩一章句新而筆勁若無他者屬其子曰
為我持謝王君俄而不起矣余後遇董尚書吳叅政唐
比部皆好談養生者云俱得羅書書大抵如前指又倣
尚書筆為薦於蔣河間而考之成化中羅姓登第無楚

人且百三十八年胡寥寥至於今而始著也羅事不足
深論獨歎生世之無憑如釋氏所謂一刹那間者而余
與先生得之晚而失之易為可悲耳會先生子出絹素
索書二詩乃為紀其事而志余感於後

敬書先大父公尺牘後

先大父司馬公手書十二紙內二紙上其師西溪先生
二紙貽婦弟陳餘皆貽其婿今蘭溪史丞者偶得之合
為一卷藏笥中司馬公以厚德聞海內每作親故書妮

媿如耳語不厭人人皆得意以公親我即先君子亦然
世貞始好為尺牘語稍簡有法而實意衰矣書以志愧

題贈王先生卷後

余為文贈水亭公時公年六十既三年而王君來守吳
郡余解青州節歸又三年而王君以璽書督吳四郡兵
又二年而遷陝省以去水亭公固老不衰於舊而王君
望日重位日尊名理日益精乃數數顧余出此卷欲書
之為水亭公壽又以舍弟頗解臨池併令書于鱗文耦

之余之歷落崎嶇世棄久矣即于鱗亦負非時之謂而其文又皆詰曲聱牙取唾觀者王君即不棄敝帚治江南六歲索枵然而藉手於茲以覲水亭公豈公父子俱有昌歎羊棗之嗜耶為之一笑

題包參軍東游稿後

王逸少東歸日時時與周益州書期游目汶嶺竟以遲暮不果此緣宗少文既倦往棲江陵貌諸所游歷於一室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余每三復斯事慨然流

歎東髮登朝使車所歷上谷太行尋治兵東土汎萊海
登岱宗周日月之出沒窮天地於一瞬蓋庶幾哉生平
大觀矣幽憂抱疾塊守蝸廬雲鴻指爪托之夢寐即濟
勝寡具壯遊不恒造物所忌今古一轍吾友包庸之挂
冠殊久乃能賈其餘興再渡江涉淮而北數千里信宿
天門日觀間覽秦漢之遺跡以歸歸又能悉寄之于詩
若文至盈卷軸嗚呼盛哉庸之夙臨池步武逸少畫筆
不減少文詩亦清麗有開元大歷風吾事事不能勝又

不能負一笈以從烟霞之後而庸之乃更欲托以不朽
豈吾杜德機時乃微見吾丘壑耶茲與庸之約異日倘
過衡華峨眉洞天為我致聲祝融君蓮花峰主青城丈
人曰王生疲于詩亡慮矣

題素庵卷後

左史張先生顏其居曰素庵而一時薦紳大夫為之文
若詩成帙大王父司馬公之跋與焉司馬公於先生為
外孫先生歿幾七十年而司馬公捐館舍今又四十餘

年兩家子孫喬木相望余嘗過先生之廬而其裔孫汝
斌後官藩國為侍從四壁圖史之外蕭然無長物竊有
慨於先生之素風不衰而愧吾王氏之媮鮮衣怒馬者
因敬題而歸之

聚芳亭卷

吳興山水號清遠其在唐宋時以園亭之勝埒宛洛自
余游吳興求其跡而不可得蓋內郭崇而闐闐外郭夷
而桑麻之區其俗之朴茂纖嗇固然余嘗戲謂山可瀦

湖可陵則亦治而田舍之矣間以故典考所謂亭館以披翫卉木者唐開成中楊刺史漢公為園於白蘋洲而亭之曰集芳見白少傅樂天記宋牟端明子才為園於郡官而亭之曰芳菲見周弁陽公謹雜識至元時閔廷舉介甫為園於近郊而亭之曰聚芳見陳進士遇記三亭大抵命意相埒其故址隨後先廢而獨介甫能合一時之知詞翰者為之記若詩其七世孫少保莊懿公又能求故李文正公為之顏其端而志其殿以謀不朽亦

可謂能世業也已莊懿從子宗伯公婁起為郡冠帶著
姓今其居雖少徙而喬木鼎舍固照映菰苔間諸孫一
霍輩又擬余片言繼其後嗚呼天下之至不易久存者
人耳其次則亭館卉木耳然余嚮故欲求亭館卉木之
跡於其墟而不可得人之片言而若新何也毋乃所
恃以久存者又人乎其亦可慨而思矣

跋汗漫游卷

汗漫游卷故許國用先生物有范庵李少卿題篆石田

沈山人畫復系以長句枝山祝京兆為之賦西涯少師
守溪少傅青溪太宰匏庵篁墩二宗伯九栢太常輩皆
有詩諸公成化弘治間賢公卿士人以詞翰著名而祝
書沈畫尤是昭代逸少愷之絕不易致嘉靖末余偶從
吳中得之為篋筍清翫今年春先生子元復太僕來訪
海上語及之太僕歎曰吾髫時所習讀也失且五十餘
年矣余輟以還太僕且為題一詩於後作許氏故事嗚
呼李太尉諄諄著戒於平泉木石未幾而歸之他人而

鄭文貞之笏李衛公之帶與詔久而其子孫愈寶之至足以動九重之聽太僕可語虎兒善存之勿作失得弓達也

題池上篇彭孔嘉錢叔寶書畫後

余少讀歸去來辭雖已高其志而竊難其事以為非中
人所能後得白樂天池上篇覽之頗有合謂此事不甚
難辨此文不甚難構而千百年少儷者何也蘇長公云
樂天事事可及唯風流一事不可及余則云風流亦可

及唯曉進退不可及也友人彭孔嘉嘗為余書此篇道
勁豐美備得顏柳骨態長夏無事錢叔寶復系以圖宛
然履道里白叟退休所矣吾名位雖小薄而年差壯小
祇園水竹差勝圖籍差具酒量差益今年湖田不沮如
亦何必請分司奉耶便當一決書此以俟

題大石山聯句卷

大石山以稍僻故見遺范文穆吳郡雜誌第其竒勝不
在靈巖天平下成化中吳文定李太僕張子靜史明古

陳廷璧共游之而文定太僕子靜明古為聯句角險鬪
勝遂成藝苑佳事太僕書此詩最為合作題識如祝希
哲文徵仲徐子仁諸公東南名法書盡是矣獨以不得
沈啓南畫為恨然世人自貴耳叔寶續為茲山傳神亦
不俗也內君謙和韻遂不減作者昌國翰墨少傳世覽
之令人肅然華玉劇為前輩鳴不平當是苦佻健少年
見窘耶吾郡人居自矜饒趙吳興翰墨而吳興却無之
以為笑今東南名法書為玄旻一卷將去異時不免更

笑吾郡也

文待詔詩帖

待詔公長幼于可一甲子薄虞之歲詩卷酬和幾無隙
月噫亦奇矣孔文舉髻鬣時抵掌龍門既屈年正平交
游之懿輝映前史待詔公少游沈徵君王太傅稱重客
晚得幼于為小友殆庶幾乎公既幼于不勝西州之
感拾其遺作貽余讀之前輩風流故宛然昭人也余遂
拈其事為詞林一段致語公有時名其詩若書吳中人

雅已能言之

贈梁伯龍長歌後

往年伯龍登太山以長歌千三百言見示余戲作此歌
答之中多吳兒俚語久不復記憶今年冬伯龍出佳紙
索余重錄一過豈謂余嘻笑調語亦成文章耶然伯龍
藝益高名益起而窮日益甚時時避人儂行意長者之
駭猶故也書畢不覺失笑唾紙

跋兩山記及詩後

余既為茲記而讀之所不能如伯玉者文度所得西洞庭者俱可十二於東山亦染指焉伯玉則不暇也吾裏十日糧酒倍之行不問主所至自津盡匿名姓與釣父羣長空皦然了無纖雲靡夕不月靡飲不夕清歌流歎遇興輒極涼暄天劑秋不蕭瑟從行諸君陸丈善詩子念儷之陸丈善畫張生嗣之李生善奕奕稱國手黃生少年雅亦善酒季善供具佐吾饒口將書一通以寄伯玉大司馬署中當听然而笑夢我五湖之曲也

書匡廬稿後

用晦王孫寄佳紙乞余書游匡廬諸作得記一首詩十
二首余所歷僅十之二耳僅一日而陰晦半之譬如見
裴叔則羸服亂頭時安從得其玉山映人之狀用晦坐
少文一室又隔一層想像縱令鼓琴動操亦安能令衆
山皆響書此為觀者預解嘲耳

題于鱗手札卷

余次于鱗集乃數數觀襲勗克懋云今年春過廣陵克

懋出于鱗手書詩及尺牘滿紙皆効肝膽語吾嚮者謂于鱗私一殿卿耳不謂復有克懋也夫寡交而合者必深少可而推者必篤克懋有此足以自老矣

又

于鱗居恒謂所知吾與元美後世無能軒輊者獨自恨少不解臨池耳今覽之信然

又

仲春廿一日入興化哭子相墓次日還高郵題此卷不

覺淚泫泫濕紙上生平意氣盡矣

題趙承旨畫陶令像鮮于太常書歸去來辭及余所作長歌後

家舊藏趙承旨畫陶靖節像飄然有羲皇上人意鮮于太常書歸去來辭行草道逸飛動大是江左風格虞文靖復為二君補小傳奕奕雋令勝國名筆備矣癸酉冬少師蒲州楊公稱病歸其里世貞擬輟以為贈或謂公負宗社勲歷中外四十有五年以上宰謝事靖節令彭

澤甫八十日而遽歸若大不相倫者是不然公之不為功名係與靖節之不忘宗國其致一也昔人有以武侯出師表偕歸去來辭互稱蓋深識之矣且公忠順勤勞奚啻倍蓰長沙公至於急流勇退豈復為八十老人婆娑態耶不佞業以贈公而敬為長歌題其後以見區區仰止之思無間於今古云

太僕刻周書回命跋

按周禮太僕秩下大夫孔氏以下大夫無稱太者定為

中大夫要之非甚貴倨也乃穆王於罔而特命之至媿
於大司徒而俾之繩愆糾謬格其非心又戒以慎簡乃
僚無昵匪人則亦重矣第讀其辭則若後世所謂奉車
駙馬都尉職耳其於攻執撫馘禁蠱驅蠻之責無與也
夫以穆王之賢一侈心啓而七萃之士高奔戎輩應之
八駿之跡徧天下而莫顧返是時伯罔者無論其人在
否躬命之而躬與之左甚可慨哉夫子所以刪書而不
廢者非特以其文也

刻魯頌駟篇跋

馬斯徂職馬耳而歸之思無邪見靡不以為迂者夫子
重存之而舉以貫詩三百何也秉心塞淵駟北三千毋
亦茲意哉後世才不必誠合而王毛仲之徒亦能孳馬
至四十三萬亦富矣而卒不能益開元之治君臣後先
以侈敗今太僕旦夕轉徙業無以徂我馬者其於思無
邪則不可以食息怠也

刻揚雄太僕箴跋

子雲意在脩辭故其語漫浪不若聖規之切然所謂雖
馳雖驅匪逸匪愆者視騁容與跣萬里不大徑庭哉

題正學元勳卷後

故新建王文成侯取叛王正德中勳最大而又能直指
心訣以上接周程氏之統諸言立德立功者無兩焉然
其封爵屬大司馬紛拏垂四十年至隆慶初始定而從
祀之典屬大宗伯迄於今尚在議也此何以故說者謂
揚雄氏白首矻矻著書天祿而不聞道李廣將軍結髮

七十戰而不獲侯獨文成以一悟而師世學以一勝而
開國封能無為老將宿儒忌也彼其稱老將宿儒者劄
死鉛槧戈戟間亦徒自苦耳易有之易簡而天下之理
得文成庶幾哉盛德大業矣於忌乎何有

題莫雲卿送春賦

余嘗為雲卿題送春賦雲卿絕愛之稱於人不記作何
語甲戌秋日復覩此於友生所恍若阿嬌出長門小玉
枕臂掩抑睨盼殊不勝情書法豔冶有瑤臺羅綺之態

然勿令少年見之見則魂佚矣莫怪老顛殺風景也

題所書贈莫山人卷後

寒泉山人自喜為詩詩清絕而不得志於諸少年每過
余輒欲乞余語然未必留篋笥中也今年游京師益不
得志於諸少年而其自喜為詩益甚出素卷迫余書舊
作於太宰公詩後余書若不已亦且將不得志於諸少
年矣

書贈孫山人詩後

幕府不見客獨見兆孺留之彌月又不為客作詩獨為
兆孺作四詩兆孺不可為不遇也

跋所書梁公實墓表哀辭及詩後

余猶記草公實哀辭劇寒夜篝火五尺縱橫素書之四
更乃畢與子相明卿浮三大白歔歔而散二十餘年矣
所寄肖甫中道奔外艱去竟弗達去年冬公實之仲有
貞聽調燕中以墓表見托余謂文成當併哀辭及所草
十輓生平倡和之作聯為一卷仲尋補吉郡文學而余

叨撫鄭草墓表已竟適有南役擬錄一通寄之而手瘡
痛以兩指拈管不知其作何書也吾六人者如矍圃觀
射客存逝各半其最少為余亦已五十矣頽仰人世間
能不心折仲其為我焚之公實墓前不然存作梁家故
事令諸兒讀之可也

書蘇長公司馬長卿三跋後

蘇長公跋相如大人長門二賦喻蜀文皆極口大罵不
已余謂相如風流罪誠有之然晚年能以微官自立於

驕主左右而不罹禍此其識誠有過人者恐長公於茲時不能免太史公腐也余於宋獨喜此公才情以為似不曾食宋粟人而亦有不可曉者於詩不取蘇李別言以為六朝小生偽作又謂有崔顥者曾未及詒達李老作黃鶴樓詩頗類上士游山水而世俗云李白蓋當與徐凝決殺也豈不知崔顥為何人耶只晴川歷歷漢陽樹一淺語公畢世何曾道得宜其詩之沓拖餽釘也

綠牡丹詩後

余始為王太史家賦綠牡丹得一律敬美弟繼之題錢叔寶畫以貽太史吳中名彥傳和至數十百首遂成花王一段佳話太史出示此冊然余詩是王家綠牡丹耳因別賦一律書其後觀者勿笑老書生畫蛇添足也

宋板前漢書後

此書余得之江南故家未有倪元鎮跋當是元鎮家藏北宋板也惜闕目錄及陳涉項籍等傳十餘卷中有朱書用唐抄本及南本舍人院本參校係宋景文筆字畫

妍好無一字苟簡而考證評隲有出於諸注之外者別作墨書亦景文筆蓋錄劉原父語也前輩讀書用心如此令人汗下

又前後漢書後

余生平所購周易禮經毛詩左傳史記三國志唐書之類過二千餘卷皆宋本精絕最後班范二漢書尤為諸本之冠桑皮紙勻潔如玉四旁寬廣字大者如錢絕有歐柳筆法細書絲髮膚緻墨色清純奚潘流瀋蓋自真

宗朝刻之秘閣特賜兩府而其人亦自寶惜四百年而
手若未觸者前有趙吳興小像當是吳興家物入吾郡
陸太宰又轉入顧光祿失一莊而得之噫余老矣即以
身作蠹魚其間不惜又恐茲書之飽我而捐也識其末
以示後人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墨蹟跋上三十八首

鍾太傅薦季直表

魏太傅鍾成侯元常書世不多見見者唯淳化閣數帖
及戎路力命二表而已宣示乃右軍臨筆長風白騎識

者有疑戎路力命紛紛若訟獨此薦季直表最後出由分湖陸歸蕩口華復為之刻石以傳自華氏之刻行而天下之學鍾書者不復知有淳化閣帖矣此表小法楷法十各得五覺點畫之間真有異趣所謂幽深無際古雅有餘昔人故不欺我也華氏藏為大戎脅取黃緣佐朱提權相復見法籍入天府尋用代祿轉落緹帥家緹帥沒余乃偶得之賈人手亦云幸矣好事者意此神品無上法書不應歷唐宋間寥寥乃爾又歷千五百年而

完好若未觸手甚或以纖媚疑之第此正純綿裏鐵書
家三昧也庸詎知非其時卧江左深山中不得排金門
入紫闥而亦用此故不墮兵燹耶藉令李懷琳宋儋白
首臨池辨此結體否咀賞之餘因敬題於後

又

鍾太傅薦季直表向者草草題數語而未盡春日間居
數展閱之愈見其妙李太僕貞伯眼底無千古為文待
詔言雖積筆成家不能得其一波拂也待詔又辨關內

焦季直為關內侯季直今表內侯字甚明蓋裝潢之際少加墨潤故耳此書即令懷琳輩作贗必當倣宣示墓田不解別創此結法也以淳化帖中蕭子雲列子一段較之中間尚可容數人何況懷琳輩哉其辭極典實是東京語於繇他文筆更勝第表尾稱黃初二年司徒東武亭侯攷陳壽志繇本傳為魏相國封東武亭侯坐法以侯免文帝即王位為大理即帝位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尉而不言作司徒若少抵牾然法書錄有表

昂評鍾司徒書字十二種意意外殊妙實亦多奇勅旨
既具如評復謂繇書意氣密麗若飛鴻戲海舞鶴遊天
則繇固嘗為司徒傳遺之耳愚又考華歆賈翊傳歆以
魏相國改司徒禪代之際忤旨不益封辭疾不允至四
年而太尉翊卒繇代之按廷尉於九列為第五不應超
拜上台豈歆托疾得請而繇自廷尉領司徒後進太尉
而歆復代之耶其崇高鄉二年始定封東武之稱斯為
當矣黃長睿趙明誠往往以碑帖證史傳之謠余竊願

學焉若上米芾印則宋人之蛇足也芾恒云生平不見漢魏書故寶晉齋斷以晉始

右軍三帖跋

余前得先右軍大熱此月二帖於崑山顧氏乃黃琳美之家物轉入陸太宰全卿顧氏其外孫也大熱帖更世久紙墨已盡揭而猶有搵入膚理者細玩之極純雅可愛當是真蹟此月帖筆勢圜逸而間有襄陽意疑為米南宮臨本後得淡悶干嘔帖於慧山談氏印識題跋甚

衆結法精美有度而發筆微怯據鑒定以為唐人臨本也真蹟縱潦倒如裴叔則病劇回眸猶足掩映數人臨帖從真蹟上翻出優孟抵掌尚近於王孫隆準薛紹彭云古囊織縹可復得白玉為躩黃金題況為之後者乎珍重珍重

題唐虞永興汝南公主墓銘藁真蹟後

昔人於永興率更書俱登品神妙間而往往左袒永興余初不伏之以虞之肉似未勝歐骨蓋謂正書也晚得

永興汝南公主誌銘草一閱見其蕭散虛和風流姿態
種種有筆外意高可以室蘭亭詩敘治頭眩方卑亦在
枯樹上游則非鄱陽薄冷險筆所能並駕矣此草吾鄉
陸太宰完所藏而李文正東陽為識其後且云太宰見
此本三十年往來於懷其弟長卿始購得之以為快然
余攷米襄陽書史云先於洛陽王護見摹本後十年真
迹在故相張公孫直清處其後止貞觀十年十一月丁
亥朔十六日與今文正相合但所云旁小字注赫赫高

門在裴丞相家是其銘及前標紅綾色如新有名幾玄
者題云云又宣和書譜已入秘殿而前後御題寶識今
皆無之此豈即王護之本抑果真迹而流轉兵燹失標
識耶襄陽又自言嘗臨汝南墓誌浙中好事者以為真
虞本此書雖妙極戈法而不無襄陽結構或即米所臨
未可知也竊以為右軍之宣示大令之白騎即一轉故
自佳耳何必鍾太傅哉陸公與余後先丁未進士俱有
書畫癖而文正題跋之日正余此日也為一歎而書其

末

褚河南哀冊文

右故相河南公褚登善書唐文皇哀冊文得之吳江史氏家蓋九百年而紙素完好墨色爛然刺眼真神物也評書者謂河南如瑤臺嬋娟不勝羅綺第狀其美麗之態耳不知其一鈎一捺有千鈞之力雖外拓取姿而中擲有法此晚年筆似非虞永興所能低昂也卷初落江南深山中且避諱故不登宣和御府及入海嶽長睿諸

君眼然亦用是得脫金爐為光堯帝阿暉賞識顯晦固
有時耳宋景濂嘗謂詹國器跋一卷云似河南筆然中
落八字又無諸賢款識其為贗本無疑阿暉既當上跨
其父余之所得視景濂不既多乎

又題哀冊文後

余所得此帖有于瓌紹彭題識及諸名賢私印甚夥至
于紹興御記數文鑒賞斷不若詹本之少據而結法淳
厚風華秀逸又非褚書之它存者可擬

余所有枯樹賦
雙鉤及列聖教

序班固贊雖佳係少年筆不免細而微佻此冊與家姪至一帖同法

其為真蹟神品無疑

宋學士跋詹本謂廿三年下闕歲次己酉五月甲辰八字嗣皇帝下不書治字遡悲風於長字下闕術字又庚寅作庚子與此正同意者詹氏所得其臨摹別本耶然此有高祖配天一人有慶而詹本獨闕或褚公書此豪草故不止一本耳按內庚子庚寅據史當以庚寅為正術字闕係筆誤治字闕則非臣子所敢書也余又取文苑英華唐文粹大詔令諸書參考之如鳳紀凝秋文粹

作鳳管高祖配天文粹作高配於天良書自得文苑作
良畫先懷反正文苑作先懷友敬虫尤遞翦詔令作遽
翦徙邑垂仁文苑作從邑青宸同規文苑文粹作青宸
龍鄉委賁文苑作委質升年文苑作千年商管初飛秋
絃罷佾文苑作弘璧陳階鈞天罷佾驚川攸緬文苑作
夢齡遐想義和司日文粹詔令作瑞圭司日凝清秋於
廣路文粹作凝秋林又與文苑俱作廣陌詔令作拂凝
霜隅山文粹詔令作嶠山虛衛文苑作肅衛輕池文粹

作輕馳凡十餘處疑即宋學士所謂不能悉數者然徧考三書此異則彼同而詳翫其語要當以此冊為正也豈諸書所載或得其初藁或得其進御改定之筆耶若此文之為褚公撰諸集甚明學士似亦不必更贅以年月考證也詹本世不復著而學士及方希古跋在吾故詳著而書其後毋使世之覽者如蘭亭訟端

懷素千字文

藏真此卷歐陽文忠公家物後有公跋語與集古金石錄

所載同內缺百四十一字文徵仲太史手補之亦僅虎
賁之似耳藏真書雖從二張草聖中來而結法極謹密
微有不可識者或從心時波磔不應手也此卷字字欲
仙筆筆欲飛是行世第一本由文忠而歷王文恪家轉
入余手為拈出差不為負矣公瑕叙其由來甚詳且謂
不讓吾家河南哀冊或以為知言云

又

此卷後有歐陽文忠公跋知為公家物也六一居士印

章甚竒古硃色若新第跋語所謂後人棄百事而以學
書為事業至終老窮年疲敝精神不以為苦者是真可
笑也意大是不滿素師蓋公方在兩府刺促西廳掌故
故無暇究八法也他日出鎮穎許間有詩云晚知書畫
真有益却悔歲月來無多更敢作此跋語否耶藉令素
師不辨此行選茶毗禿顱後草木腐矣六一何自知之
為之一笑

宗室家懷素千文

余家有懷素千文真蹟僅九百字飛動竒逸為諸瀆書
冠今得豫章宗侯所藏絹素千文閱之圓熟豐美又自
具一種姿態大要從山陰派中來而間有李懷琳孫過
庭結法或以素生平道放疑之當是種芭蕉濃瀋染葉
時筆不然恐非周越高閑輩所辦也吾兩家其善有之
斗牛間雙紫氣不在干將莫耶矣

顏魯公書送裴將軍詩

右顏魯公送裴將軍詩多感慨踔厲是公合作語而不

見集中錫山安國續刻之故應是安氏物也書兼正行體有若篆籀者其筆勢雄強勁送有一掣萬鈞之力拙古處幾若不可識然所謂印印泥錐畫沙折釵股屋漏痕者蓋兼得之矣裴將軍當是裴旻旻劍舞與張長史書吳道子畫為開元第一公于時年尚少甫得法長史其書此歌時旻豈亦錦鞞紫膜盤馬跳躍為驚雷掣電狀耶不然何公書之酷似道子畫也跋尾曹武惠王林和靖處士俱亦自有筆意可觀

又

公行書實勝正而其傳者獨爭坐位祭濠州伯姪送劉
太真詩而已此卷兼正草行三體而大又倍之足以展
其龍跳虎卧之勢用大金剛力護張長史心印真可寶
也

柳誠懸書蘭亭詩文

自禊叙出右軍筆玉匣蘭亭龍孫定武外石刻何啻百
千本而孫興公文及諸賢詩寥寥無傳者獨柳誠懸少

師嘗一錄之見宣和書譜柳法道媚勁健與顏司徒媿
美書家謂驚鴻避弋饑鷹下韝不足喻其鷙急去山陰
室雖遠大要能師神而離跡者也余從顧氏所驟見之
恍然若未識久看愈妙因捐一歲奉獲之仍為歌志於
後

又

公此書乍看之亦似有一二俗筆而久之則俗者入眼
作嫵矣殆似毘聖之視羊鼻翁也鋒勁處真純鈎鐸稍

游絲細筆亦似鐵鑄中間一二行小楷以無意發之絕
得晉人心印耳跋尾楊少師有書名乃不能佳宋適無
書名乃致佳此亦不可曉也滄浪莆田海岳無垢及長
睿校書皆宋之諳八法者皆有跋澹游老人王萬慶庭
筠兒也明昌金章宗年號然則此卷蓋入北矣萬曆改
元初秋書於九江道中舟行如畫

雜古墨蹟

前二紙智永一劄似臨筆褚河南斷簡得之陸太宰所

本與右軍帖為一卷故黃琳美之家物也眉山兄弟二
劄故當雁行襄陽諸詩尤自秀穎鄧文肅班彥功饒介
之皆元人名書家翩翩可喜也余所為聚此卷如窮波
斯採寶得成寶船辛苦頭白

范忠宣公誥勅

右尚書右僕射中書侍郎高平范忠宣公入相麻學士
蘇文忠公筆也蓋中書行詞門下審定尚書奉行故告
尾有門下侍郎臣大防給事中臣臨等言制可後別一

幘仍列左僕射大防及右僕射為公俱未謝蓋大防以
侍郎公以貳樞同入相耳其後左丞劉公摯右丞王公
存吏部尚書蘇公頌侍郎孫公覺則皆官尚書省者其
書作行草至尚書省臣押名似出一人手而甚有筆意
吾家先司諫紹興中領郡告正同第書敕此書制則以
官位大小異耳文忠詞深醇懇切自是四六西京亦唯
忠宣公足當之第一時在位皆耆德天下欣然向治
不知宣仁老司馬文正呂正獻歿哲廟之欲竇開奸萌

伏而宋之大事幾已去矣諸公獨忠宣公竄稱能持平
不為深激得君子之體然不獲藉此挽回世道僅足以
緩小人之怨老而禍寬耳嗚呼惜哉吾於嘉隆之際幾
見此盛而隙亦動為之悚然

宋先司諫公告身真蹟

右直秘閣知常州軍州兼管內勸農事告身一通為世
貞十五世祖司諫府君是時去司諫者三歲業六十有
七矣而高宗思之以舊銜領郡行詞頭乃僕射兼平章

事秦檜叅知政事孫近吏部侍郎晏敦復也敦復嘗指斥檜奸近則所謂伴食相耳當府君在諫垣數上章抗論國是有直聲故相張魏公實知之其歿也南軒先生予之銘嗟乎令司諫而真檜必不肯行詞頭然使府君而真司諫必有所以自見於檜者而竟已矣後二十一年府君卒至其裔孫國子先生諱廷璧請於故按察使陳公璉少宰葉文莊公盛為之跋皆散佚不存正德中告身始歸我先大夫司馬公世貞乃購得二公稿於別

集而乞吳士善書者書之而志於後文莊公終吏部左侍郎為吳郡名公卿陳公以學行顯其為按察也吏部言其文而選悞不稱憲特改通政使掌國子監事以非常典附志之

又

某三十年前曾覽宋八朝名臣言行錄今日有見遺者於舟中閱之見所記先司諫事而愧昔日之草草也張右相以呂尚書失律不自安而是時姦檜方任元樞嗾

臺諫論之冀得代其處公獨不可蓋檜欲相而公先出
諫垣矣公之守常又以不禮檜黨之仕敵庭者為所譖
罷主崇道觀則公之始出諫垣與罷郡皆檜意也公在
諫垣年已垂七十其罷郡業七十餘至八十七而後考
終及二子登上第又及見檜敗天之所以報公亦不薄
矣因再拜復書於後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

范文正公手書伯夷頌纖妍有好致第不作天章延慶

風骨耳書家者流以為得樂毅論遺意吾不識樂毅論未敢附和然伯夷聖清與昌黎高平皆斯道梗梓不應於翰墨中論輕重也跋內文富晏杜諸名相聲實相伯仲仁粹二君實文正喆嗣而君謨才翁輩皆擅臨池尤可寶愛別一卷皆元人跋蓋元有平江路李搃管者嘗得之以歸於范氏之子孫一時諸公高其誼爭為之詩歌題識其間極多名手人謂元人書勝宋人定不虛也不佞獲一寓目不勝惕然有高山仰止之感至秦繆醜

欲與韓范論心為之失笑

范文正與尹舍人書

范文正公與尹師魯舍人二劄蓋家人寒暄語耳而君臣父子之道備固不當以書家論也跋者如宋洪文敏邁之博識尤文簡袁楊文節萬里明吳文定寬之學術元柳待制貫黃文獻潛之詞行汪文節澤民台哈布哈忠介之死義皆卓然名搢紳與二君風猷節槩固有相感異代者不勝子長執鞭之歎敬書於後

范文正道服贊

范文正楷書道服贊遒勁中有真韻直可作散僧入聖
評非調筆也跋者皆名賢大夫而獨文與可黃魯直最
著魯直此書極精妍端雅不作險側態豈見正人書後
所謂心正筆亦正耶然結灑時有元人濫觴不可曉也

雜宋元墨蹟

雜宋元墨蹟一卷其後乃元人跋虎兒書耳中間虎兒
差有家風致能亦自遒爽唯蔡忠惠奕奕神令得晉人

筆名所以冠四家不虛也

宋賢遺墨

宋賢遺墨一卷曰光者司馬太師溫國文正公曰浩者
司諫晉陵鄒忠公志完曰侁者集賢脩撰閣中鮮于子
駿元祐間循吏也子由印記者眉山蘇文定公轍也曰
芾者禮部員外郎知淮陽軍襄陽米元章曰友仁者元
章子兵部侍郎敷文閣直學士元暉曰孝伯者即之父
叅知政事宋史不為孝伯立傳即之傳第云參政孝伯

子又不載邑里可謂挂漏曰庭珪者王盧溪也忤姦檜
謫晚始登用得官祠以終曰宗翰者胡氏為監司不甚
顯曰思退者湯僕射進之以大觀文落職凡相二人執
政二人侍從監司六人此卷文正公始而進之終疑若
不倫者噫宣仁一女主耳用司馬公而契丹至戒邊吏
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釁夫以乾道帝之賢志在恢
復而使之與張魏公並命又何舛也南渡之不振蓋不
必韓賈而後決矣余故留進之書俾論治忽者思焉

蘇滄浪真蹟

蘇滄浪子美草書少陵漫興八絕句而遺其一後不著名姓或有謂為山谷道人及杜祁公者南宋諸君子以書法及寓吳之歲攷之定為滄浪無疑也按懷素自叙帖前六行為公所補與此頗相類此更頽然自放而氣亦不乏山谷與公後先俱服膺素師公得法而微病踈山谷取態而微病緩公勁在筆中山谷勁在筆外以此不能無堂廡也公為杜祁公愛婿公歿而祁公始學素

草頗有冰玉之譽然此卷謂祁公書尤誤也

蔡蘇黃米趙帖

余得蔡忠惠安樂扶護二帖蘇文忠久上人一帖黃文節眉州畢大事二帖於柘湖何良俊氏又得米海岳古詩於長洲張鳳翼氏提舉帖於華亭張某氏最後得文忠送梅花帖趙文敏騎從帖於嘉禾盛氏弭節帖於吾州周應元氏後先以善價購之不敢作米顛據脰狡儇也千狐粹腋知為裘者苦心子孫其善藏之勿落俗眼

東坡書煙江疊嶂圖歌

蘇長公此書極醇古妙在藏鋒而秀氣又自不可遏乃
至大令辭尚書永興孔子廟堂法亦時時見之豈定國
晉卿皆公所深愛而晉卿畫又足發之耶時萬厯改元初
秋宣城道中展此卷覺九派九子諸江山各出所有來
爭勝也

山谷雜帖

魯直詩曰春來詩思何所似八節灘頭上水船此君每

出語法即若上水船非妄也書極老健又云樊口舟中
燭下眼花頭眩更觀東坡醉墨重增睡思若未首肯坡
書者此不可曉

山谷卷後

此卷山谷老人詩故夏太常家物燬於火中每行下輒
缺一字太常子大理德聲補之亦佳卷尾有吳文定公
跋及手簡要當有李文正篆首今亦脫落矣詩不著題
亦缺名氏而考公集有之杜老浣花谿圖引也歌詞力

欲求竒然是公最合作語書筆橫逸踈蕩比素師饒姿態亦稍平易可識而結法之密腕力之勁波險神奇似小不及也始公作草書眉山先生從傍賞歎不已顧謂諸學士曰魯直書故佳恨不令見懷素自叙帖姿態則可謂耳最後見素書大愧悔以為不如遠甚愈刻意臨池晚節自謂得長沙三昧然以吾家藏素千文字真蹟校之公猶在堂廡間也

題山谷卷後

山谷老人自謂得長沙三昧然余竊怪其巧於取態而畧於求骨此卷書太白長歌翩翩幾與風人爭勝使懸腕中如拔山力不啻作長沙矣張守跋初不知為太白詩後見全集始能補其闕語以為竒事豈羊皮詔中人例宜爾陋耶後二跋如蕭海鈞文明沈石田啓南皆弘治間名士也

山谷老人此君軒詩

先騎曹子猷云何可一日無此君吾家小祇園竹萬箇

中有軒三楹不施丹堊純碧而已零雨微颺朝暎夜月
峭蒨青葱暎帶眉睫間令人神爽陳子兼方伯為題署
曰此君軒今年歸自楚得山谷老人大書此君軒詩一
卷怒筆勃掣有撐龍坼石勢懸針下垂則輕梢過雲槎
牙外嚮則鬚節奮張居然墨池傍兔苑因留真山房中
異日乞公瑕雙鉤入石壁之軒為此君傳神也

又一卷

涪翁書此君軒第二詩是初得長沙法而以華陽真逸

筆運之能於穉中取老作法外具眼觀可也

山谷書墨竹賦

石室先生以書法畫竹山谷道人乃以畫竹法作書其
風枝雨葉則偃蹇欹斜踈稜勁節則亭亭直上此卷為
劉克莊書墨竹賦尤是當家試一展覽淇園秀色在目
睫間矣

題米南宮書後

元章妙得晉人筆而以神俊發之往往於結構外取姿

韻余嘗評其書如兒駒試風劍俠入道此卷為友人李
子所藏前一紙是其本色奕奕有生氣後一紙尤精不
失褚河南懸腕法余愛翫久之乃以王履吉小楷南宮
傳系其後而記以歲月李子嗜古而所藏時為人持去
不甚惜此卷其善有之縱老顛復生勿受彼凌奪也

翠微居士真蹟

思陵稱北宋時唯米襄陽薛河東得晉人遺意虞道園
則謂黃長睿知古法書不逮所言紹彭最佳而世遂不

傳米氏父子舉世學其竒怪弊流金朝此卷多寫其生平得意句結法內擲鋒藏不露而古意時溢毫素間不作傾險浮急態內一詩絕似右軍幾令人有張翼之歎然則予之幸不大勝於道園哉道祖襄陽同時人與劉涇俱好收古書畫翠微居士其號也

薛道祖蘭亭二絕

薛道祖手書禊帖是從真定武本臨得者足稱詰齋此帖文徵仲太史家藏入張伯起轉以售余籤首有徵仲

八分小字精絕之甚及危太素虞伯生二跋皆可寶也
獨蘭亭畫乃宋人筆僅半幀伯起定作趙千里恐未當
耳宋人惟道祖可入山陰兩廡豫章襄陽以披猖奪取
聲價可恨可恨

宋高宗養生論

右太史姚君繼文藏宋思陵手書嵇中散養生論一篇
行模真草相間後有德壽御書印德壽思陵為太上時
所居宮也思陵初擬豫章在青冰之間晚始刻意山陰

傍及鐵門限此尤其得意筆正書時於督策露章法一
二蓋欲以拙救熟耳行草翩翩二王堂廡間而不能脫
蹊逕然要當於六代人求之繼文工八法無俟余贅余
獨歎中散之精於持論而身不能免也其微言奧旨若
遺丹之在藏數百千年尚能起痼離凡中所謂一怒足
以侵性一哀足以傷身思陵深戒之故德壽三十年不
減玉清上真而五國之游魂不返矣單豹食外彭聃為
天其思陵與中散之謂耶

范文穆吳中田園雜興卷

右范文穆田園雜興絕句六十首公好紀事帥廣右有
挂海虞衡志帥蜀有吳船錄此蓋罷金陵間以大資領
洞霄宮歸隱石湖時作即詩無論竹枝鷓鴣家言已曲盡
吳中農圃故事矣書法出入眉山豫章間有米顛筆圓
熟道麗生意鬱然真足二絕余不敏何敢望公然視公
挂冠幸尚少息黔補劓之暇安知不能為公增一段吳
語耶因識其末以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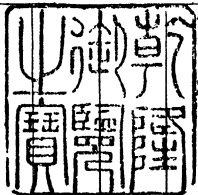
張即之書後

張溫甫秘閣喜作擘窠大字不一詩輒畫一幅絹豈鵝
溪遭蠶厄耶聞金人極愛重之懸餅金購募彼誠以為
傑魁男子喑鳴叱詫者不免神堯作率更笑耳此一絕
句及戲題跋語老手峭勁却於桑皮側理書之似解人
意覽眉山諸賢側卧趯筆倦後一展可也

又

張溫甫好書少陵古栢行豈所謂霜皮溜雨四十圍黛

色參天二千尺者似渠墨池派語故耶余見凡數本咸
峭骨可畏此稍和腴而遂不甚能發筆可歎也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三十